

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3 1956

T 1894/8392

佛祖歷代通載

十一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陳都建雷氏曰陳高霸先文廢宣後

丁丑高祖武帝姓陳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

七崩于城改元永定。周閔帝字文資從兄護

叙曰有梁祚微禍難自作東魏賊侯景回隙來奔

高祖建義內之封為河南王乘寵作乱遂陷臺城

先是梁湘東王出鎮荆陝使王僧辨陳霸先等平

金陵未幾湘東王為西魏所滅侯景既誅僧辨仍

為霸先所殺太平元年梁敬帝孫位霸先即帝位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印

幾平

于金陵以姓為國蓋吳興長城下里人也世本甚
繼自云漢太丘長陳寔之裔身長九尺二寸須長
二尺垂手過膝神明高放有大志畧衆所推重既
臨大寶復梁舊政崇重釋氏金陵舊來七百餘寺
侯景焚蕩幾盡陳高祖悉皆修復翻經講道不替
前朝自創國至禎明三年凡五主三十三年國入
于隋其二十四年與周同政九載與隋同政時天
二優禪及國三藏法師拘那陀羅陳言真諦十四
年間隨處譯經論疏傳等四十八部凡二百三十
一卷云

真觀法師釋門龍象也時徐僕射領軍禦世欲僧兵
之師馳書勉止其言傷怛之以教回向之心又著無
性因緣論

周明帝毓

小字統萬字文之長子

周用明

虞夏

文帝舊改天嘉

字子華高祖兄昭烈王興之長子高

康乙酉崩于有○周明帝中從兄護

沙門稠禪師乃魏跋陀三藏之資也受具往嵩山少

林又抵覃懷王屋之柏岩寺解二虎闥由是舉世知

名齊乾明元年示寂于龍山雲門寺

齊孝昭帝演改皇建

字延安神武第六子

曰捕兔驚馬墜地而崩壽二十七葬靜陵

周武帝邕改保定

小字弼羅宇文之弟四子登位唯布衣帔無金寶飾

禁斷華綺士階聽政不施權拱後宮嬪御不過十人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六崩于輦

舉葬孝陵

法師洪偃雅為文帝所重及齊使崔武子有專對才朝廷憚之帝以偃才學兩優命館伴武子武子加嘆而歸由是朝議欲奪其志歛以冠巾偃聞命即絕食以死自誓帝以其確誠從之時稱偃四絕謂姿容德行文章草隸臨終謂其徒曰世人為貪心之所暗貪已則惜落一毫貪他則永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高

其墳重其槨必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隣一何可歎今瞑目之後以脯腊鄙形布施飛走及卒弟子如其誠者文集二十卷詔藏祕閣

法師寶瓊陳宣帝命為僧統綏禦有法四眾安之屢入重雲殿講道帝尊之為師初梁魏間僧統盛飾杖首偕擬官府至瓊奏罷之每出徒數頭陀杖笠而已于時海東有十二國聞瓊道德不可見遣使奉金帛求瓊畫像其為天下敬慕如此及卒法師曇衍繼為僧統亦有重名衍初生下四十齒已具舉世異之

壬午

後梁世宗歸政天保字仁遠晉第三子在位二十三年

齊武成湛改太寧

神武第九子濞亂無度信

年壽三十二崩又改河清

周

保定三年有牛生

齊後主緯

字仁綱武帝長子昏亂暴虐殺于

旃檀瑞像至此三百六十七年在淮南

是年衛元嵩上疏減僧初周武崇佛氏天保六年嵩

上十一條省寺減僧云僧多急惰貪財冒利不足欽

尚名百僧入內道場七日伺過不得無何乃止嵩後

感惡疾而卒世尊曰獅子身中蟲嵩何不當之矣

丙戌

改天康

周改天和用

丁亥

廢帝伯宗改光太

十九歲而卒在位二年

大教東被五百年矣

台宗三祖惠思禪師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寬慈頂

生肉髻耳有重輪象視牛行與世自異夢梵僧勉令

出俗辭親入道及稟具戒日唯一食不受別施聞北

齊惠文累徒眾法清淨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

即營僧為業於三七日中得宿命智而習漏未盡後

於定中放身倚壁未至間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

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舍徐入便自通徹不由

通載 十卷
他悟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
香九資亦不得得亦非真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不
惶安處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岳時陳光大二年六月
二十三日也至即告曰吾至此滿十年耳先是梁僧
惠海居衡嶽寺及見師欣然讓之時稱思大和上或
問何不下山教化衆生思答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有何衆生可化嘗不豫曰念曰病由業生業由
心起心緣不起外境何狀業病與身都如雲影作是
觀已身遂輕安陳高祖徵至都安置栖玄寺甚蒙咨
揖久之辭還南岳師曰寄迹茲山止十年耳期滿當

移時衆不識其旨及還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呵
責聞者寒心陳大建九年丁酉六月二十二日咸聞
異香師更攝心諦坐至盡頂煖身軟顏色如生春秋
六十有四師奉菩薩三聚淨戒至如繒纊皮革多由
損生故其服章率皆以布寒則艾衲用犯風霜至於
所被法衣都無蚕服緹皆受法不云得成若乞若得
蚕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
唯南嶽獨斷高遵聖檢也今之列其派者華裾茜服
恣尚鮮麗得無慙乎

已上

宣帝項改大建

字紹世小字師利昭烈王吳次于文
之弟也身長八尺三寸大有勇力善

騎射生五十一子年五十三
歲崩宣福殿在位一十四年

道安上
二教論

周武天和四年帝命名儒僧道伸述三教利病沙門
道安作二教論二十篇以儒道九流為外教釋氏為
內教意謂上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日澆丘索
之文乃著苞綸七典統括九流咸為治國之謀並是
修身之具若派而分之數應為九若總而合之則同
屬儒宗今乃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
成競辨豈不上傷皇極莫大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
弊哉及闡譯內典奏之于朝久而無報安勤於奉母
凡薪水飲食皆自力營進其徒有代之者安曰吾母

也豈可勞人哉及周武廢教以安宿望欲官之安以
死拒絕尋以大教堙阮號慟而卒

武
佛

周武天和四年謠言黑衣武以猜為心有道士張賓
之等譎詐罔上私構其黨以黑釋為國忌以黃尤為
國祥帝納其言信道輕釋親受符錄躬服衣冠是年
己丑三月十五日召三教名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
帝御正殿量述三教以道最先出於無名之前起乎
天地之表議者紛紜弗定至二十日依前集論定非
更廣帝曰儒道二教此國常遵佛教後來朕意不立
僉議陳理無由除削至四月初更依前集雖極上言陳

通載 卷一
無得面從也又各理伸弗克定矣遂勅司隸大夫甄
鸞詳審二教至于天和五年鸞詳二教上笑道論三
卷其表畧曰

切臣佛道二教事迹不同出沒隱顯變通亦異幽微
妙密未易詳度且一件相對佛者以回緣為宗道者
以自然為義自然者無為而成曰緣者積行乃證春
秋傳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臣
亦何人奉勅降問敢不實答其道德二篇可為儒林
之宗疑紕繆者去其兩端請量刪定按五千文曰上
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則

大笑之不笑不名為道臣輒率下士見為笑道論三
卷合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二洞之名三十六條者
笑其道徑有三十六部戰汗上呈心竟失守出弘明集

周武至五月十日大集群臣詳寫上論以為傷蠹道
法不愜本圖火焚而已論具如弘明集周大夫甄鸞
者寔高識君子也弗知懼大敵而勇於小敵者馬王
令詳定二教優劣直以正見剖析無使偏意在懷而
著此論褒貶咸否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此之
謂夫傷我火矣

又上道安所著二教論二十篇帝詳審諸以問朝

宰無有抗者遂寢其事其論畧曰鍊心之術名三乘
內教也救形之術名九流外教也道無別教即在儒
流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
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五
德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其道最高也
道家者流蓋出史官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者面南之術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是其所長
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
月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信賞
辟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勸政此其所長也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數異孔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成此其所長也墨家者流蓋出清廟之官茅屋採椽
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墨兼愛選士大射是以
上以夏宗祀嚴父是以有鬼此其所長也縱橫家者流
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
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使乎使乎言其當權受制耳
受人印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
兼儒墨舍名法知國体之有此見王制無不貫之此
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五穀勸耕

乘以足衣食故八政曰一曰食二曰貨此其所長也
若流而別之則應有九若然而合之則同屬儒宗其
論文之作內外該括文詞峭拔義理淳簡誠可敬也

齊改武平

周改建德

庚寅 壬辰 甲午
周廢釋建德三年五月十七日周武終成如忌信張
賓之議欲偏廢釋教曰大集百僚命沙門與道士辯
優劣預令張賓之飾詭辭以挫釋子真即其義負而
擠之于時法師知炫對帝抗酬辭吐精壯帝意賓不
能制即逞天威垂難辭左右叱炫聽制自炫安詳應

對陳義益高陪位大臣莫不動容欽歎帝不能屈明
日詔下遂兼道教罷之

齊改隆化

周兵 隋并州上走
鄴傳 位太子恒

周伐齊至鄴燕王緯走獲之封為溫國公

幼主恒改承化

與後主俱走青州
周兵執之國正 右高齊王

主二十八年宇文周併之

戊戌

周武承光二年滅北齊據鄴都用帝孝寬楊堅等眷

東平高氏名前修大德並赴殿下帝登座序廢立義
其畧曰六經儒教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
真佛無相遙敬表心佛以經廣歎崇建浮圖徒糜民財

凡是經像皆毀滅之一切僧尼並令還俗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共決諫難從關內已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忽首垂淚于時有沙門惠遠者姓王氏乃曇始和上之門資也聲名光價乃自惟曰佛法之寄四衆是依學以杜言謂能通理遂排衆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混同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相誠如玉人白但耳目生靈賴聞經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何假經像遠曰後明以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空是佛帝時以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者三皇以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有五常等法當時諸人何故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又無語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則國家七廟豈是有情而臣以相尊事帝又不答乃曰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須國家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為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非此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行又以七廟為非將亦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立若是

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誰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義通行者其震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遵佛經而令獨尊帝又無答遠曰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帝曰父母恩重六畜色養棄親向踈未成至孝遠曰若如是者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假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晴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

連乞食餉母如來檐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廢滅佛法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愕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屈無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師知時不濟隱居楚澤青蓮山養道造涅槃等疏有擲筆凌空之驗武既怒佛道二宗俱被廢滅東川寺觀凡四萬餘區並賜王公僧道三百萬人悉充軍民

通車 一
財產並收入官帝以為得志焉傷哉

法師靜藹者聞詔下慨然曰食周之粟而忘其事謂之忠乎即詣關奉表求見武帝許之及引對極陳毀教禍福報應之事指證明白帝為改容顧業已成既行之詔不可返曰謝遣之藹退而泣曰大教阨塞吾何忍見之遂遁入終南山帝尋欲官之遣衛士求藹藹聞徙入太一山衛士不獲而返藹以法滅號泣七日夜聲不絕撰三寶錄二十卷倣設主賓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贊大乘并錄見闕事實藏諸岩洞庶後代之再興耳尋告弟子曰吾生無補于世將事捨身

呂
尾古

衆號泣不許曰今侍者出山藹瀝血書偈一篇遂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其肉布於石上引腸胃掛于松枝五臟皆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乃拆都盡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者歸山猶見捧心而坐餘骸並無遺血但見白乳傍流凝於石次聞者靡不流涕時年四十五有五云

丁酉

周武承光三年既克齊改元宣政帝癘疾稍作五月一日歸長安延壽殿癘甚二十四日遷雲陽宮六月一日殂子贇立于同州○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自言外祖為隋僕射封齊公親見文帝問死還活者

初死見周武帝云為我上闔大隋天子昔日與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儲之我今為滅佛法受大極苦願帝為我助作功德也帝以庫藏不敢私費乃化天下人各一錢為追福懺罪也

戊戌

周宣帝贊

字乾伯武長子即位未及年禪位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驕佚淫酒政

元大成又改大象年三十
二崩葬定陵在位一年

釋任道琳者以學業淹博得近周武議論二十餘日酌酢七十番周武窮極精思不能屈嘗許以復教會其崩不果至是道琳申請尤力帝從之

己亥

周宣帝二月二十六日詔曰佛法弘大前古共崇詎

宜沈隱舍而不行自今應王公下逮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四月二十六日復詔曰教義幽深神奇弘大雖以廣開化儀通其修事而崇奉之徒勿須剪髮以乖大道宜規菩薩儀範權服冠纓所司條為儀注於是琳等妙選舊沙門懿行貞粹聲望卓異者百二十人入陟岵寺仍舊住持

周靜帝衍更名闡

宣之長子大象即位隋公

亥子

國公羅入市稅錢復佛道二教大定元年孫位於隋居于別宮隋氏奉帝為介國公服飾禮樂一如周制上書不稱表吞不稱詔隋開皇元年五月帝年十九而崩葬之恭陵在五月天元殂以天元皇后之位一年父楊堅輔政襲封隋國公也

辛丑

周改大定

正月禪于隋元二

右宇文周

五主共二

隋高祖文皇帝名堅

小字那羅延本弘農華陰人也其先漢太尉揚震之後八世孫

後八世孫勃仕漢北平太守元壽仕魏武川司馬惠徽太原太守列平原太守定遠貞隋

國公忠生帝室相周封隋王大一佐克儉為良禪八年廢梁九年平陳天下

主都于龍首山故長安也仁壽四年太子廣

改年開皇

壬寅

上殂太子立

○設無礙會舍身

癸卯

後主炆

寶改元至德字元秀小字黃奴宣之長子即

孔貴嬪逃入宮并隋文廢為長城公至仁壽

四年位六年

甲辰

隋初行甲子曆

丙午

後梁琮字溫文歸太子寬仁大度博學善射

江陵仕庶奔陳琮特朝隋隋乃廢琮為普國公在位二年而梁絕矣

丁未

改禎明

巳酉

右陳五

主三十三年

而隋併之

後梁三主三十四年

而隋併之

庚戌

隋文帝

開皇十年

序曰天命有隋膺斯五運帝君榮祐宅此九州所以誕

育之初神光洞發君臨已後靈瑞競臻故使天飛龜

文水浮五色地開泉醴山響萬年雲慶露甘珠明石變

聾聞聾視啞語蹇行禽獸見非常之祥草木呈雜紀

通載 十卷

十三

通載 十卷

十五

之瑞是八知昔聞七寶匪局金輪今則神異四時徧知
玉燭往以赤若之歲黃屋馭宸土制水行興廢毀之
佛日火乘木運啓嘉號於開皇高祖以周靖帝大定
二年苦龍降於舊第卿雲見於城闈二月十三日周
以帝祚歸禪在隋景命既臨服黃督皂廢周官依漢
三省佛日還曜法水潛通其冬有周沙門賈西域梵
經三百餘部膺期而至下勅所司訪人翻譯開皇二
年仲春之月便就宣傳季夏詔以龍首之山川原秀
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凡城殿門縣園寺皆以大興
為額三寶慈化自此而興萬國仁風緣茲遠大伽藍

鬱峙法宇交臨開士肩聯信心踵接及仁壽啓號寶
塔是興百有餘州皆陳瑞應于斯時也四海靜浪九
州無塵大度僧尼將三十萬崇緝寺宇向有五千翻
譯道俗二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及煬帝嗣錄
卜宅東都仍於洛濱上林園置翻經館四事供養
無乏于時今叙一朝兩代三十七年祖師碩儒高僧
法匠十有五人顯大隋我教之隆盛焉
辛亥
法師曇延姿度瓌異身長九尺六寸垂手過膝目光
外射才望與惠遠相埒述諸經義疏議者謂標率綱
目遠不逮延文句愜當延不逮遠齊大祖從之問道

通載 十一
給月俸會周使周弘正來聘大臣奉延入接伴弘正恃才氣出人上見延悠然意消及還求延畫像并所著疏論而歸帝益重之進位昭玄上統周武廢教延適入太行山及隋受禪即日削髮以沙門謁見文帝大悅下書復教久之歲旱有旨命延率眾祈雨雨不降帝問故對曰事由一二帝遣京尹蘇威問一二之意延曰陛下躬萬機之政羣臣致股肱之力雖通治体然俱愆玄化欲雨不雨事由一二也帝識其意勅有司擇日於正殿設儀命延授以八戒君臣以次受訖方炎威如焚而大雨沛然傾注帝悅自是延每入朝

必親手奉御饌供之臨終以表辭帝託以外護帝哭之哀甚葬日百僚縞素送之內史薛道衡文祭畧曰往逢道喪玄綱落紐棲心幽岩確乎不拔高位厚祿不能回其慮嚴威峻法不足懼其心經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威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尔緇衣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申師資之義三寶由之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遠矣釋及智僊者河東蒲坂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長通禪觀時言吉凶成敗事莫不奇驗居般若寺會文帝生於寺方季夏盛暑乳母遽扇之帝寒甚幾絕不

壬子

能啼左右大驚及就視之曰見天佛所祐宜勿憂也
即牽之呼曰那羅延曰以為小字抱詣太祖語曰見
來處絕倫俗家穢雜不宜留請為養之太祖遂割宅
為小門通寺以見委僊視育後皇妣來抱忽見見為
龍驚墮于地僊失聲曰奚為觸損我兒今晚得天下
及帝稍長僊密告之曰汝後大貴當自東方來佛法
時滅賴汝而興及周武廢教僊隱其家內著法衣戒
行彌篤至是帝果自山東來入為天子大興釋氏僊
前此而卒帝對羣臣稱阿闍黎以為口實又云朕興
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定往道人中來少時在寺

大
釋
氏
興

長育至今樂聞鐘磬之聲

是年閔輔早帝引民就食洛州先是律師靈藏者帝
為布衣交至是命藏陪駕既而趣向藏者極盛帝聞
之手勅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樂
離俗者任師度之藏由是度人前後數萬間有諧之
者帝曰律師化人為善弟子禁人為惡言雖有異意
則無殊

是年李士謙卒士謙字約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其族
長伯瑒每歎曰此子吾家顏子也善天文術數自以
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如此積三十年雅好牽止約以

戒定有謂其修陰德士謙笑曰夫陰德其猶耳鳴唯
已知之人無得而知者今吾所作仁者皆知何陰德
之有寂善玄言客有疑佛報應之說士謙喻之曰積
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之徵耶佛曰輪轉五道
無復窮已而賈誼亦云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至若鮪
為黃能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
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龜宣武為鱉
鄧艾為牛徐伯為魚羊祐前身李氏子此皆佛家變
異形報之驗客人曰邢子才云世有松柏化為樗櫟
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業豈
關木乎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
星也客不能難而去

論曰北史史官蔣沈等記李君之事詳悉如此豈
非心懷佛德盡已之誠不敢欺誅後之來者歟士
謙以日月星方三教然乍觀似有優劣至若照明
世界運轉生靈則一德也是三者闢一則安立不
成故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賢哉李君吾見其
深於性命之大原也

癸丑
二祖惠可大師示寂於開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也
師虎牢人少博極羣書尤精玄理及覽佛經超然自

得遂出家。依龍門香山寶靜禪師得度。具戒年甫四十。忽一日定中神告曰。將證聖果。無滯於此。須臾頓覺頭痛如刺。欲行求治。空中有聲曰。此換骨耳。非常痛也。因以告師。師視其頂。有五峯隆起。乃曰。神既助汝可行。求道吾聞天竺達磨近至少林。宜往依之。師至少林。投機授法。語載達磨章中。及少林歸寮。師繼闡玄化。嘗至北齊。遇一居士。不言姓氏。且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師懺罪。師曰。將罪來。與汝懺。居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師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見師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師曰。是心是佛。是

心是法。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也。師噐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瓌。授具戒。畢乃告之。曰。達磨大師來自天竺。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并達磨信衣。汝當護持。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目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曰。師既預知。願聞示誨。師曰。昔達磨傳般若多羅識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吾校年代。正在汝身。當審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夙累。今要償之。師於鄴都隨宜行化。經三

十四年乃晦迹混俗或過魯門或入酒肆有怪而問之者答曰我自調心非閑汝事最後於莞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雲集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說稍稍引去和不勝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侃惑其說加師以非法遂怡然委順年一百有七識真者謂師償債葬磁州淦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

丁巳

用張胃玄曆

天台智者禪師示寂於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師諱智顛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有晉遷都寓居荊州華容縣梁散騎益陽公起第二子母徐氏夢香

烟五彩縈回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曰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其光乃止憶先靈瑞呼為王道卧必合掌坐必面西年長時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啓一編即得二親遇絕不許更誦志學之年仕梁承聖厲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尋討名師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法緒出家授以十戒仍此度詣惠曠律師北面橫徑具蒙指誨又詣光州大蘇山南嶽禪師受業心觀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住三夕誦至藥王品心

緣苦行至是真精進白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
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思為印可嘗令代講思躬執
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徒之義兒恨其定力
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迹學成往辭思思曰汝
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既入南嶽大師詣金陵綿
歷八周語默每思林澤乃夢岩崖萬重雲日半垂其
側滄海無畔見一僧搖伸手臂挽師上山以夢通告
門人咸曰此天台山也目挾道南征隱淪斯岩陳少
主隆勅徵入前後七使師乃赴都迎入太極殿之東
堂講智論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會大業在蕃任總
淮海承風佩德欲遵戒法致書累請師初陳寔德次
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
十三日於揚州設千僧會為王授戒未幾王入朝師
旋台嶽躬率禪門行光明懺仍立誓曰若於三寶有
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從速化不久告衆曰
吾當卒此地矣誠曰宜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
如定而卒於天台大石像前春秋六十七矣弟子章
安親傳戒法焉

辛酉

改仁壽

初文帝龍潛時遇梵僧以舍利一裹授之曰檀越他

詔三十
州建塔

日為普天慈父此大寶遺靈故留與供養僧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帝登極後嘗與法師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或少或多竟不能定遷曰諸佛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帝始作七寶箱貯之至是海內大定帝憶其事是以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焉

是年六月十三日詔曰仰惟正寶大慈大悲救護衆生津濟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現在爰及來世永作善曰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諳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一百

二十片分送舍利往前三十州建塔每州僧三百六十人為朕及皇太子后妃諸王內外官僚士庶懺悔及於相州戰場立寺七日行道任人布施限十文而止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正下及用庫物別外州郡僧尼普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總管刺史下至縣尉自非軍機停務七日專檢校行道務盡誠敬副朕意焉是日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御座之楹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

利於其內薰陸為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
 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眾威儀齋肅
 共以寶蓋幡幢華臺像輦佛帳徑輿香山香鉢種種
 音樂盡未供養圍繞讚唄依阿含徑舍利入拘尸那
 城法於是沙門對四部大眾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薩
 大慈無邊無際哀愍衆生切於骨髓故公布舍利共
 天下同作善曰又引經文種種方便訶責之教導之
 深至懇惻涕零及宣讀懺悔文至舍利將入函沙門
 高奉寶瓶巡示大眾人人拭目諦視共覩光明哀戀
 號泣聲響震地凡是安置之處悉亦如之帝於十月

癸亥

十五日午時在大興宮之大殿西面執珪而立延請
 佛像及沙門三百六十人幡蓋香花讚唄音樂自大
 興善寺未居殿堂帝燒香禮拜降御東廊親率文武
 百僚素食齋戒及舍利入塔訖帝曰尔佛法重興必
 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其言見著作王帥
舍利感應記
 三年文中子王通既冠慨然有濟世之志西游長安
 見帝坐大極殿名見曰奏太平策十有二道尊王道
 推霸畧稽古驗今恢恢乎運天下於掌上帝大悅曰
 得生幾晚天不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
 悅時將有蕭牆之憂通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

而歸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黃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者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龜杜如晦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元齡鉅鹿魏徵太原王珪溫彥博潁川陳琳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餘往來受業者千餘人大業中累徵不就十三年疾病聞江都有變泣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謚曰文中子嘗為中說以掇論語其周公篇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孔子之罪也玄虛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文中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觀皇極讜議三教於是乎一矣通弟績亦著書號東皇字

文中子講道于白午之磯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琴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收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琴者曰麗朱者赤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歎是六腑五藏不能受也吾是以問收曰

通車 十一
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
省文矣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
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
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
費畫也自伏羲泄氏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
先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
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
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屯亂者安
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
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石室論曰宋司馬文正公曰文中子云佛聖人也
審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見矣弟今言禪者
好為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者悵悵然益
入於迷妄曰廣文子之意作解禪頌六首果如此
言雖中國亦可行矣不然則吾所不知也其卒章
曰言為百世師行為天下法為贖為大聖是名佛
菩薩噫文正公繼孔孟荀楊為大賢者也庸有不
知佛哉觀其頌則文正公平生所為皆佛菩薩之
心也特禪之一法雖吾門亦標表以為教外別傳
自非積三二十年息心絕慮則莫能究其旨謂之

通轉 一
隱語大言似是而實非也何則東臯子猶以伏羲畫
卦泄道之密漏神之機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知
者不知大朴散矣矧不立文字之禪直指人心於
語言形迹之表詎可常程義理而求其言說耶是
不獨文正文中子楊孟諸賢未暇留神吾徒傳
教大法師輩固有不知而興謗者故先德云千人
萬人中撈摭一个半个而已夫豈易信也哉
闍那崛多西天竺人也帝時至長安大興善寺奉勅譯
法華等經是年示滅

仁壽初詔曰皇帝敬問章洪山之南谷智舜禪師冬
月極寒味道安隱勉勗蒼生成就聖業惟慈願力朕
實嘉焉今遣關府盧元壽宣朕意起禪師赴關舜以
疾辭不赴初舜後稠禪師出家習定或時竟有妄念
即以錐刺股由是塵慮不入至不得已或出一言不
過戒定惠而已如是十餘年稠竒之曰汝於人事殆
無心哉而今而後可與言道矣後舜入蒼皇山好事
者奉米麵供之舜辭去一不受或問故舜曰山居橡
栗足以禦飢何煩於人其簡易如此見啗肉者必慘
容戒之曰六道殊形汝無不經一切有命皆女父母
一切有生皆女曩形而食其肉者是食女父母女心

安忍哉聞者悛革也

甲子五

詔賞罰度支並付太子廣上疾楊素使張衡入侍上暴崩太子即位○時天下戶口抄計八百九十萬

乙丑

煬帝廣小字阿廢高祖次子篡立于仁壽宮初登布政治民後幸洛陽營建東京叢河南人夫數

百萬開通濟渠而達淮泗龍舟鳳舸又至江都民不堪命而群盜蜂起四海土崩後為宇文弒之壽

五年十

冬煬帝有事于南郊詔僧道並同俗華道流莫敢言

諸沙門例不奉詔帝詰之曰詔条久頒卿等固不奉

命何也時法師明瞻者對曰陛下若使准制罷道則

微軀敢不奉命如知大法可崇則法服之下僧無敬

俗之禮帝曰何以致拜周武瞻曰周武任威縱暴仁

德不施不足為有國者法陛下聖政惟仁不枉非罪

是以貪道得盡忠言帝默然而罷有司以瞻抗對將

抵以罪瞻曰所坐者瞻也願不以非律加吾徒帝壯

其不撓而不問凡敬主之議由此而絕焉

丙寅

是歲三祖僧璨大師示寂師或云徐州人初以白衣

謁二祖既授衣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

人無識者隋開皇十二年有沙弥道信禮師曰願和

尚大慈乞與解脫法門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

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授具戒已

屢驗以玄捷知其緣熟乃付衣說偈曰花種雖因地

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并付法衣曰
吾既得汝能事已畢。即優游江國。歷羅浮諸山。復還
舊止。士民樂其歸。相率致供。師為四衆說法。已於法
會大樹下。儼立合掌而逝。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謚
曰鑑智禪師。著信心銘一篇。其辭曰。至道無難。唯嫌
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
現前。莫存順逆。遠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
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
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
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

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
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功。須臾反照。勝却前空。前空
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
追尋。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
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
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
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
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
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
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

通華 卷一
不惡還同正。竇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有
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寐亂。悟無好惡。一切
二邊。良由斟酌。夢幻虛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
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如如
體玄。兀爾忘緣。萬緣齊觀。復歸自然。泯其所以。不可
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
窮極。不存執。則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淨盡。正信
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
量。處識智。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
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

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德。
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
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慮
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丁卯

始平令楊宏率道士名儒入智藏寺。啓會義法。慈命
法師惠淨與道士余永通論義。永通欲先立義。淨曰
道流入寺。義有主賓。汝安得先。於是淨問老子云。有
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且道体一
故混。耶体異。故混。耶若体一。故混。則正混之時。已自成。
一是則一。非道生若体異。故混。且未混之時。已自成。

乙亥 二然則二非一起矣求通茫然不知所對無言而罷
煬帝窮奢極侈乘龍舟錦帆汎汴而下入于揚州天
下諸侯反叛稱帝王者各據一方凡五十二處太原

唐公李淵起義兵而來救駕矣

丙子 唐師至江都帝以手珍案曰渠有奇相渠得之矣十

一月唐師入京遥尊為太上皇立代王侑為帝紹

隋室也

恭帝侑 相湯之孫元德太子之子十三即位以唐公為

公武德二年薨壽

改義寧

上在江都淫虐日甚字文化及日思
歸之士夜入宮殺帝及宗室皆死

丁丑

神僧法喜者兒寢陋年名四十許嶺表父老咸言見

時見之談晉宋間事歷歷可聽又自言嘗從東林遠

公游語默不常然皆為吉凶之兆煬帝幸維揚聞其

有異召之俄一日繞宮中徧索羊頭帝惡之以付廷

尉手足銀鐺禁衛嚴甚喜日丐于市飲食自若有司

以聞帝命按視封鑰如故及啓戶視之唯見絮裝覆

黃金骨骨皆連鎖遽以白帝勅長安王怛覈實如狀

詔以香泥樹骨塑之是夕喜以泥像起行言笑如故

遂釋其禁未幾示疾命者所善者去其薦置身篋上

下以熾炭炙之數日半身紅爛即死葬之香山寺創

後數歲有自海南歸者見喜無恙其人數豕視之唯
空棺尔計是時喜已三百餘歲矣及煬帝於江都遇
弒方悟喜索羊頭之驗云

石室論曰唐牧之云昔有相士稱文帝當有天下
後果篡奪得之周末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繼久
矣一旦以男子偷竊位號不三十年老壯嬰兒皆
不得其死彼知相法當曰此為楊氏禍乃可謂善
相者牧之之論誠為警絕然文帝削平天下混一海
宇君臨萬國者二十四年刑置禮樂法度多為唐
所遵用仁壽間天下戶至八百七十七萬以唐疆宇

之廣歷五朝至天寶末纔九百餘萬戶隋文開統
而身及太平固一代之英主也惜其末年任一楊
素而弗獲其終嗚呼豈唯隋文而已哉凡魏晉以
來符石姚劉二蕭陳高宇文楊氏十三朝興亡日
果循環之驗皆毫末無差吾教所以誕敷六合有
大益於天下國家者其言曰果報應之事與天道
大合有以助天為勸沮也故鴻經廣論深切著明
必欲人人自信曰既如是果亦如之莫可遁也儒
雖曰其事好還然未伸勸沮之理此所以牧之唯詆
隋文而不遠推累朝積習循環之弊獨唐家之興

則異於彼故其運祚靈長益足以為天下之至鑑

右隋三主凡三十八年禪代于隋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一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唐姓李氏王士雷氏曰德神太順憲穆景文武宣懿

僖昭哀濮三唐主

戊寅高祖神堯皇帝改武德字炆德隴西成紀人其先

農太守重耳金門鎮將熙李天錫周柱虎西魏賜姓

大野氏官至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有功皆為柱

國号公柱也虎卒周追其功封唐國公公生兩襲

封唐公高祖父也仕隋為安州總管生高祖於長

安紫氣堯庭休有三乳性寬仁厚又襲唐公隋恭

帝進封唐王既太宗世民知隋必亡謀幸大事相

通載卷第十一

二年自開闢以來有天下者俱未若唐甚盛也吾
教盛衰常與帝道相望由是內外護聖賢之多典
章之備亦無出此朝故於唐頗稱全書幸名
教君子與夫吾屬後之來者有以稽考焉

○七廟制

東西直排皆面陽明始祖居中
三昭居左三穆居右次序如是

帝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拱立一面鄂國公尉
遲敬德金吾衛將軍劉文靖奏曰僧未登聖俱是凡
夫何乃高揖王侯父母反拜孰可忍也帝令定儒釋
優劣編入朝典議訖表聞不合拜上

巳卯
定租稅法

甲申

七年二月丁巳高祖釋奠於國學召名儒僧道論義
道士劉進喜問沙門惠乘曰悉達太子六年苦行求

僧道
論議

證道果是則道能生佛佛由道成故經曰求無上道
又曰體解大道發無上心以此驗之道宜先佛乘曰
震旦之於天竺猶環海之比鱗洲老君與佛先後三
百餘年豈昭王時佛而求敬王之道哉進喜曰太上
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靈之中焯焯玉清之上是佛
之師也乘曰按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本周易五運
相生二儀斯闢妙萬物之謂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寧
云別有大道先天地生乎道既無名曷由生佛中庸
曰率性之謂道車胤曰在巳為德及物為道豈有頂
戴金冠身披黃褐鬢垂素髮手執玉璋居大羅之上

獨稱大道何其謬哉進喜無對已而太學博士陸德明隨方立義徧析其要帝悅曰三人者皆勅敵也然德明一舉輒蔽之可謂賢矣遂各賜之帛

乙酉

傅奕疏
請滅釋

太史令庾儉恥以術官薦傅奕自代奕在隋為黃冠甚不得志既承華政得志朝廷及為令有道士傅仁均者頗閑曆學奕舉為太史丞遂与之附合上疏請除罷釋教事十有一条其略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經恣其假託故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而逃租賦演其妖書述其邪法偽啓三途謬彰六道恐誅愚夫詐欺庸品凡百黎庶通識

者稀不究根源信其矯妄仍追既往之罪虛擬將來之福至有躬造惡逆觸法抵刑方乃獄中禮佛口誦梵言曉夕忘疲視免其罪且死生壽夭本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君而愚僧矯託皆言由佛竊人主權攘造化理其為害政良可悲也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自五帝三王皆未有佛法君明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始立胡祠令西域乘門自傳其法西晉已前不許中國之人髡髮出家洎符石亂華乃弭殿禁政虐祚短皆由佛教致灾梁武齊宣尤足為戒昔褒姒

一女熒惑幽王致亡其國况今僧尼十萬刻繒泥像以耗天下者乎陛下以十萬之衆自相夫婦十年滋產十年教訓自可足食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患百姓知威福所自則妖妄之風息而淳朴之化還也且古今忠諫鮮不逮禍近壯齊章仇子他獻言僧尼糜損國家塔寺虛費金帛為諸僧及附會宰相依託妃主陽譏陰謗子他卒死都市及周武入齊首封其墓臣雖不敏竊希其踪疏奏不報

丙戌

九年太史令傅奕前後七上疏請除羅釋氏詞皆激切帝春秋高而優柔無斷頗信之以其疏付羣臣雜

蕭相延
斥傳奕

議大臣皆言佛法興自累朝弘善遏惡冥助國家理無廢棄獨太僕卿張道源附奕稱其奏合理宰相蕭瑀廷斥奕曰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寘嚴刑奕曰禮本於事親終於事君此則忠孝之禮著臣子之道成佛逾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抗天子以繼體悖所親瑀非出於空乘而反尊無父之教臣聞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曰地獄正為此人設

也已上見
舊唐史

帝復以奕疏頒示諸僧問出家於國何益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祖因後宦寓襄陽後住長安齊

法寺作破邪論二卷博引圖史及道教徑籍大略申
 明佛教徹萬法之源而孔老立言特域中之治未陽
 遠塗非盡究竟之理凡出家者守志明道弘善興福
 啓迪昏迷利國非淺法師明槩作決對奕謗佛僧事
 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
 十異九迷之謬琳等奉表奏上并致啓秦王而門下
 典儀李師政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仍自序
 而進之其詞曰若夫十力調御運法舟於苦海三乘
 汲引坦夷途於火宅勸善進德之廣七經所不逮戒
 惡防患之深九流莫之比但窮神知化其言宏大而

李師政
 內德論

可敬焉去惑絕塵厥軌清邈而難蹈華夷仕庶朝野文
 儒各附所安鮮味斯道自非研精以考真妄沈思而
 察苦空無以立匪石之信根去若亡之疑蓋遠則淨
 名妙德弘道勝而服勤近則天親龍樹悟理真而敦悅
 羅什道安之篤學究玄宗而益敬僧睿惠遠之歸信
 迄皓首而弥堅邁士安之淫書甚宣尼之翫易千金
 未足驚其視八音不能改其聽聞之博而樂愈深思
 之深而信弥篤皆欲罷而不能則其非妄也必矣我
 皇誕膺天命弘濟區宇覆等蒼旻載均厚地掃氛侵
 清八表救塗炭寧兆民五教惟敷九功惟叙總萬古

侵
 林咨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之徽猷改百王之餘弊網羅庶善宗三寶以津梁芟
夷群惡並四部之稊莠遵付囑之遺旨弘紹隆之要
術功德崇高昊天罔喻但縉紳之士祖述多途各師
所學異論遙起或謂三王無佛而年求二石有僧而
政虐擅化由於奉佛益國在於廢僧苟明偏見未申
通理博考興亡足證浮偽何則亡秦者胡亥時無佛
而土崩興佛者漢明世有僧而國治周陳佛寺而天
元之祚未亦隋弘釋教而開皇之令無虐盛衰由希
政治亂在庶官歸咎佛僧實非通論且佛唯弘善不
長惡於臣民戒本防非何損治于家國若人人守善

家家奉戒則刑罰何得而廣禍福無由而作騏驥雖駿
不乘無以致逐藥石徒豐豈未餌焉以愈疾項籍喪師
非范增之無筭石氏興虐豈浮圖之不仁但為遠之
而暴亂未有遵之而凶虐由此觀之亦足明矣復有
謂正覺為妖神比淨居於淫祀訾而謗之無所不至
聖朝勸善立伽藍以崇福迷民興謗反功德以為尤
此深訕上非徒毀佛愚竊撫心而太息所以發憤而
含毫者也忝賴皇恩預霑法雨切嗟所惑積稔於茲
信隨聞起疑曰解滅昔嘗苟訾而不信今則篤信而
無毀近推諸已廣以量人凡百輕毀而弗欽皆為討

論之未究若今探賾索隱功齊於澄什必皆深信篤
敬志均於名僧矣師政學匪鈞深識不臻妙少有所
聞微去其惑謹課庸短著論三篇辨惑第一明邪正
之通蔽通命第二辨殃慶之倚伏空有第三破斷常
之執見覈之以羣言考之以衆善上顯聖朝之淨福
下析淫祀之虛非徒有斯意實乏其材屬詞鄙陋援
證膚淺雖竭愚勤何宣聖德庶同病於未愈者聞淺
辭而深悟也如藩籬之卉或蠲疾於腹心藜藿之食
儻救餒於溝壑若金丹在目玉饌盈案顧瞻菲薄良
足陋矣內德論辨惑篇第一其略曰有辨聰書生謂

忠正君子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以相多出自西胡名
號無儔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是遠夷所尊敬非
中夏之師儒逮攝摩騰之入漢及七康僧會之游吳顯
舍利於南國起招提於東都自茲厥後乃尚浮圖沙
門盛洙泗之衆精舍類王侯之居既營之于城塏又
資之以膏腴擢脩幢而曜日擬甲第而當衢王公大
臣助之以金帛農商富族施之以田廬其福利之焉
在何尊崇之有餘也未若銷像而絕鑄鑄貨泉可以
無費毀經以禁繕寫筆紙不為之貢度僧以從編戶
益黍稷之餘稅壞塔以補不足廣賑恤之仁惠欲詣

關而効愚忠上書而獻斯計竊謂可以益國而利民
矣吾子以為何如乎忠正君子曰是何言之過歟余
昔篤志於儒林又措心于文苑頗向吾子之言論良
由聞法之遲晚賴指南以去惑幸失途之未遠每省
過而責躬則臨飡而忘飯子若博考而深計亦將悔
迷而知返矣竊聞有太史令傳君者又甚於曩日之
惑焉內自省於昔迷則十同其五矣請辯傳君之惑
言以釋吾子之邪執傳謂佛法本出於西胡不應奉
之於中國余昔同此惑焉今則悟其不然矣夫由余
出自西戎輔秦穆而開伯業日磾主於北狄侍漢武

磾

齧屋於
齧測角於

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其同俗而捨
於異方乎師以道大為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為
勝不計於遐邇若夫尚仁為美去欲稱高戒積惡之
餘殃勸為善以邀福百家之所同七經無以易但編
淺而未深至齧齧而不周廣其恕已及物孰與佛之
弘乎其觀未知本孰與佛之遠乎其勸善懲惡孰與
佛之廣乎其明空析有孰與佛之深乎由此觀之其
道妙矣聖人之德何以加焉豈得生於異域而賤其
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
曠世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

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
尚於此而為珍道出遐方獨奈何而可棄若藥物出
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
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為其蠲邪也大矣
除八苦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拘夷夏而計
親疎乎况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
彼域不在此方矣傳計詩書所未言以為脩多不足
尚余昔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天文曆象之
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徑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呪
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

槽

登子

有時而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矣且又周孔未言之
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乎書不盡
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
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槽
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
未珍火化粒食之功雖後作而非弊彼用捨之先後
非理教之通蔽豈得以詩書早播而得隆修多晚至
而當替人有幼噉藜藿長飯梁肉少為布衣老遇侯
那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侯服晚遇不知
布衣之貴乎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化身示隱顯之迹法體絕與亾之數非初誕於王
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赴感計脩促于來
去乎傅氏譽老子而毀釋迦讚道書而非佛教余昔
同此惑焉今又悟其不然矣夫釋老之為體一而不二
矣同蠲有欲之累俱顯無為之宗老氏明而未融釋
典言臻其極道若果是佛固同是而非佛若果非
道亦可非而無是理非矛盾之異人懷向背之殊既
同衆狙之喜怒又似葉公之愛畏至如柱下道德之
旨漆園內外之篇雅奧而難加清高而可尚竊嘗讀
之無間然矣豈以信奉釋典而苟訾之哉抑又論夫

死生無窮之緣報應不朽之旨釋氏之所創明黃老
未之言及不知今之道書何曰類於佛典論三世以
勸戒出九流之軌躅若目觀而言之則同佛而等其
照若耳聞而放之則師佛而遵其說同照則同不當
非相師則師不可毀譽道而非佛何謬之甚哉傅云
佛是妖魅之氣寺為淫邪之祀此其未思之甚也妖
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與八正之道妖
猶畏狗魅亦懼猫何以降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神
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惠遠之儔高德高名非
醉非狂豈容捨愛諱榮求魑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魍魎之妖神又自昔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
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
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有宰輔冠蓋人倫羽儀王道
庾亮之徒戴逵許詢之輩置情天人之際抗迹烟霞
之表並稟教而歸依皆厝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
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又傅氏之先毅字
武仲高才碩學世號通人辯顯宗之祥夢證金人之
冥感釋道東被殺有功焉竊揆傅令之才識未可齊
於武仲也何為毀佛謗法與其先之反乎吳尚書令
闕澤對吳主孫權曰孔老二家比方佛法優劣遠矣

何以言之孔老設教法天以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
法天奉而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愚謂闕
子斯論知優劣之一隅矣凡百君子可不思其言乎
夫大士高僧觀於理也深矣明主賢臣謀於國也忠
矣而歷代寶之以為大訓何哉知其窮理盡性道莫
之加故也傅氏觀不深於名僧思未精於前哲獨師
心而背法輕絕福而興咎何其為國謀而不忠乎為
身慮而不遠乎大覺窮神而知化深觀過患而豫防
惟百齡之易盡嗟五福而難常命川流而電逝業地
久而天長三塗極述而杳杳四流無際而茫茫憑法

舟而利濟藉信翻以翱翔耳轉斛而為福何罔念而作狂也傳云趙時梁時皆有僧反况今天下僧尼二十萬眾此又不思之言也若以昔有反僧而廢今之法眾豈得以古有叛臣而棄今之名士隣有逆兒而逐已之順子昔有亂民而不養今之黎庶乎夫普天之下出家之眾非雲集於一邑實星分於九土攝之以州縣限之以閩河無徵發之威權有憲章之禁約縱令三五兇險一二闡提既無緣於烏合亦何憂於蟻聚耳又沙門入道豈懷巨命之謀女子出家寧求帶甲之用何乃混計僧尼之數當同梟鏡之黨架虛

以亂真蔽善而稱惡君子有三畏豈當如是乎夫青衿有罪非闕及父之失皂服為非豈是釋尊之袂僧干朝憲尼犯俗刑辟誦律而穿窬如讀禮而驕倨但以人稟頑嚚之性而不遷於善非是經開逆亂之源而令染於惡人不皆賢也實惟善何因怒惡而反善針人而棄法若夫口談夷惠而身行桀蹠耳聽桀蹠而口廢詩禮然則人有可誅之罪法無可廢之過但應禁非以弘法不可以人而賤道竊萬信于妙法不苟黨於沙門至於耘稊稗以殖嘉苗肅奸回以清大教所深願矣所深願矣傳云道士士梟皆是貪淫之

頰而

惡種此又不思之言也夫以捨俗修道故稱道人學
 道離貪淫若云貪菩提道淫生死流則傅子與言未
 及斯旨觀沙門之律行也行人所不能行止人所不
 能止具諸釋典可得而究頰動之物猶不加害况為
 梟鏡之事乎嫁娶之禮尚捨不為况為禽獸之心乎
 何乃引離欲之上人匹聚塵之下物援有道之賢俊
 比無知之庶類毀大慈之善眾姪不祥之惡鳥謂道
 人為淫種以梵行比獸心害善一何甚乎反正頰如
 此乎余昔每引孝經之不毀傷以譏沙門之法去須
 髮謂其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今則悟其不然矣

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煞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
 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
 何得一槩而訶毀傷雷同而顧鬻髮割股納肝傷則
 甚矣剔須落髮損乃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知
 畧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為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
 祈澤墨敷兼愛欲磨之而至頂况夫上為君父深求
 福利須髮之毀何足顧哉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
 歸君子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秦伯其人也廢在家
 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為
 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秦伯可謂

至德矣其故何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布德全乎三讓故泰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則沙門捨摺紳之容亦何傷乎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延歷劫之深慶其為忠孝不亦多乎浪謂沙門為不忠未之信矣傳又云西域胡人因塗而生是以便事塗瓦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形所用多塗非獨塗瓦或彫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為

塗
瓦

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邪親不可忘故為之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申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哉夫以善為過者故亦以惡為功矣傳又云帝王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此又未思之言也則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弘桀紂之事以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己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乎佛之為道慈悲喜捨齊物而等怨親與安樂而救危苦古之所以得其民者佛既弘之矣民之所以逃其上者

釋教之忠質豁然神悟而理攄足以蕩迷而祛疾從邪於昔歲請歸正於茲日謹誦來戒以為口實全論曰昔司馬文正公譏元魏崔浩昧於擇術若傳令者不善擇術尤可數也方天意大啓唐祚而太宗以大權聖人示現出世為千載道德盛明之主豈易遇哉有文中子者身任百世師儒出河汾間凡太宗一時宰輔若凌煙閣上諸公皆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當是時使傳令稍知向方預出王氏之門則其施設縱非公台之任亦不失為名卿大夫徒以十史占候下技位兒既卑無以自逞

以夙昔私憾謗黷大教規竊聲譽及太宗登位天下文明諸公雍容廟堂論道經邦制禮作樂雖堯舜之運已以加也此時奕之學素荒而伎且索矣抱慚自廢于家其無聊而斃也可知矣妙哉李君內德論熟覽之蓋天下精識讜論也其通命一篇以儒所謂命釋所謂業原始要終合而通之尤為警絕惜辭多未能具載云

是歲夏四月太子建成秦王世民怨隙已成將興內難而又邊境屢擾軍國務殷傅奕妄生毀佛乞行廢教之請復云云未決及法琳等諸僧著論辨之合李

黃門內德論同進之于朝帝由是悟弈等譽道毀佛為協私大臣不獲已遂兼汰二教而施行焉五月辛

巳詔曰

汰道釋詔

釋迦闡教清淨為先遠塵離垢除去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植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庶品是以敷演經檢括學徒調懺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自大覺遷謝道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損乃殘之侶規自尊高游墮之民苟辟徭役妄為剃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已致有出入閭闔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為生沽販為業事向

步九以

戶迹等齊人進遠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或有躬行劫掠身自穿窬造作奸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蹈重刑瀆玷真如虧損妙法譬夫稂莠有穢嘉苗類若淤泥混乎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拙心之所理尚幽清近代以來多立寺舍不求閒曠之地唯趨誼雜之方繕絲崎嶇薨宇殊錯拓舛隱隱誘納奸邪或有接延郵邸隣近屠沽塵埃滿室腥羶盈路徒長輕薄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老氏垂化本實冲虛養志無為違情外物全真守一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應期御宇興隆教法志思利益情在護持

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求固福田正本
 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有精勤練行守戒
 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止供給衣食不令乏短其不
 能精進無行業弗堪供養者並令罷道各還來梓所
 司明為條式務依教法遠制之坐悉宜停斷京城留
 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毀之
 六月四日秦王以府兵平內難高祖以秦王為皇太
 子付以軍國政事是月癸亥大赦天下停前沙汰二
 教詔甲子高祖遜于位稱太上皇太子即位于東宮
 是為太宗

丁亥

太宗文皇帝世民改貞觀

高祖次子厥性仁賢輕

之曰破家忘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焉擊與

室皆太宗之功也武德九年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死八月受禪即位制禮作樂選賢任良與公卿大

臣論議政事吞蝗以整年穀之凶其龜德如此用

魏徵李靖房玄齡杜如晦等諸賢為相

尉遲敬德刘文靖為將在位二十三年

帝對羣臣太息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徵對曰

大亂之治譬飢人之易食帝曰古不云乎善人為邦

百年而後勝殘去殺徵曰此不為聖哲之論聖哲之
 治其應如響蓋不其難僕射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
 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
 治而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足聽徵曰五帝

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戰蚩尤七十而戰勝其亂曰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既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樸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德彛不能對然腹以為不可帝雅以徵對為然他日帝嘗召傅奕賜之食而謂曰佛道微妙聖迹可師且報應顯然屢有徵驗汝獨不悟其理何也奕曰佛是西方桀黠欺誅夷狄及流入中國尊尚其教皆邪僻織人摸寫莊老玄言飾其妖妄無補於國家有害於百姓帝惡其言不荅自是

帝終身不齒傅奕

終身不齒

巳丑

○放宮女三千

仰吞 吞蝗

七月蝗害稼帝在苑中掇蝗而言曰民以穀為命而汝害之是害吾民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汝而有靈當食朕身無害吾民將吞之左右恐致疾遽求代帝曰所貴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由是終帝世蝗不為害冬十二月癸酉詔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見戎致茲明罰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爭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日往月來逝川斯遠切恐九泉之下向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愀然

建寺
以薦
陣巨

唐

疾懷無忘興寢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魄可於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為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
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灾火於青蓮清梵所聞易
苦海於甘露所司量定處所并立寺名支配僧徒及
修院宇具於事條以聞稱朕矜哀之意仍命虞世南
李伯樂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為
碑銘以紀功業已上見
福史

○禁答背法

十月天下斷獄死罪二十有九人東南薄海西極于
嶺北窮玄塞戶不夜閉旅不賫糧取給於路米斗三

辛卯

壬辰

癸巳

錢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衣冠帶刀宿衛帝喜謂群臣
曰此魏徵勸朕仁義之効也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曰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即以御
服施諸寺命僧禮懺薦擢焉

○縱死囚四百還家

七年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生
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
譯經多所訛畧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叅訂焉以三
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即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

昌高昌王翹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于罽賓從僧伽
 論師決俱舍曰明大毗婆沙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
 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
 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
 從月胄論師學眾事分毗婆沙至祿勒那國從闍那
 屈多三藏學經部毗婆沙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
 翹闍國從毗邪犀那三藏學二毗婆沙王有勝兵十
 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渡宛伽河彼俗以
 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
 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冥彼眾震懼以奘為聖人

俗執
 奘將戮
 以祀天

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為笑開瑜伽師地即
 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
 寺七寶所成僧以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
 一百有六道德為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
 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
 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汝未應厭世後三年震
 旦有大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
 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
 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
 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

乙未

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秘奧日益智證云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于延興寺遺表陳聖帝明王

賞罰三寶不濫痛愍沙門犯法不應與民同科乞付

所屬以僧律治之并上安養論三德論各一卷帝嘉

納有詔傷悼遣皇太子臨吊敕有司給葬具唐敕葬

沙門由琬而始

勅葬沙門自腕始

十一月詔曰三乘結轍濟度為先八正歸依慈悲為

主流智惠之海膏澤群生剪煩惱之林津梁品物任

真體道理叶至仁妙果朕曰事符積善朕欽若金輪

恭膺寶命至德之訓無遠不思大聖之規無幽不察

勅度僧建寺

欲使人免蓋纏家臻仁壽比緣喪亂僧徒減少華臺

寶塔窺戶無人紺髮青蓮擲風沐雨眷言凋毀良用

憮然其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千為

限其州有大小地有華夷當處所度多少有司詳定

務取德業精明其徒曰減省還俗及私度白衣之徒

若行業可稱通在取限必無人可取亦任其闕數比

聞多有僧徒溺於流俗或假託鬼神妄傳妖恠或謬

稱醫巫左道求利或灼鑽膚體駭俗驚愚或造詣官

曹囑致贓賄凡此等類大虧聖教朕情在護持必無

寬貸自今宜令所司依附六律參以金科明為條制

丙申
林勅

十年皇太子問張士衡曰事佛營福其應如何對曰
事佛在清淨仁恕如貪浬驕雲雖傾財事之無損於
禍且善惡必報若影赴形聖人之言備矣為君明為
臣忠為子孝則福祚永反是則禍至矣時太子有逆
志故士衡曰對以箴之

丁酉

帝幸洛京下詔曰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
存曰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論其宗也弘益之
風各致然大道之興肇于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
有形之外況是國家先宗宜居釋氏之右自今已後
齋供行位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

治道
先釋
後

實法師
奏道居
釋上表

返本之俗暢於九有貽於萬葉京邑沙門各陳極諫
有司不納時有沙門智實者洛下賢僧也丰度雋穎
內外兼明携諸宿德隨駕表奏於闕口其畧曰僧某
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
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實等雖在出家仍在
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繫
出自柱下宗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德而稱
今道士在僧尼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其老君
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初無改易不立觀宇不領
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今道士等不遵

通車一
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徒實非老子之裔行三
張之鬼術棄五千之玄言反同張陵謗行章醮從漢
以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托老君之後即是左道
之苗若在僧尼之上誠恐國家同流有損國化遂以
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具陳如左帝壯其
志於教遣宰相岑文本諭旨遣之實固執不奉詔帝
震怒杖實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年三十有
八初實得罪有譏其不量進退者實曰吾固知已行
之詔不可易所以爭者欲後世知大唐有僧耳聞者
莫不歎惜

戊戌

十二年尚書虞世南卒帝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與
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過無日暫忘當代名臣人倫準
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諍之今其云三石渠東觀之
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帝賦往代興亡詩
一篇輒歎惜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將
何所示令褚遂良持詣世南靈帳讀畢焚之異其神
識感悟焉明年夢世南進讜言有如平生曰下詔曰
故禮部尚書文懿公虞世南德行純備文為辭宗夙
夜盡心志存忠益奄從物化忽移時序昨日夜夢脩
觀斯人兼進讜言有若平生之日追懷遺美良用悲

悼宜資冥福申朕思舊之情可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出舊唐史本紀

詔三李論議

秋八月詔三學秀異於弘文殿論議道士蔡子晃問法師惠淨曰法華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今淨曰如來入定放光現瑞假遠開近為破二之鴻基啓一真之由致此其序也第者為居一者為始故曰序品第一晃難曰第者弟也為弟則不耳稱一言一則不應稱弟兩言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云第者為居一者為始先生不省名義安能難人晃忙亂曲為之詞淨乘勝剴折遂蒙慚而退淨雅與房玄齡厚善尤為

己亥
本士奏
世英詔
琳法師

太常褚亮所敬亮嘗謂人曰淨俯視安遠預茂生筆真當世獨步也及天竺三藏波頗那羅譯大莊嚴論詔淨筆授并敕趙郡王孝恭詹事杜正倫同監護十三年方士秦世英詣法師惠琳著論訛毀皇宗有旨捕琳琳知之變服自繫詣闕請遣制旨曰據尔論有念觀世音者臨刑不傷今詳罪犯當坐大辟賜假七日尔可勤念之貴臨刑自免琳奉制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如何對曰隋季失德四海沸騰陛下廓清寰宇道洽生靈琳自七日已來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帝訝其言遣御史韋琮問琳所以念朕

之狀對曰觀音至聖垂形六道上天下地皆為師救
陛下御臨宸極萬國懽心文治至平靈監無外聖與
觀音香等所以唯念陛下且琳挺志蓋弘宣釋氏之
法以助皇化真民懼報應畏刑罰而遠惡也琳何求
而敢訕謗哉陛下察琳忠於所事則所謂臨刑自免若
唯讒是信則琳伏尸無地踪奏其語有旨免刑流于

益州

法師著辨正論八卷為諸死于蜀百年闕未幾秦世英被誅矣

庚子

○定嫂妯娌舅服

華嚴法師法順卒順生杜氏亦稱杜順如晦族長也
長安萬年人以陳永定二年生少為隋文帝所重給

月俸供之有病者師對之危坐少頃即愈或坐而龔
者順名之與言耳即聰或生而啞者順就與之語即
能言或狂而顛者順使人領住向之禪定少選彼即
拜謝而去又嘗臨溪隨侍者懼不可濟順率同涉水
即斷流其神迹類如此而順墮然初不以介意尤邃
華嚴宗旨帝素敬重之嘗引入宮禁道迎善氣妃主
戚里諸貴奉之有如生佛集華嚴法界觀門弟子智
儼尊者傳其狀

傅奕感報

傅奕感報於十四年秋卒暴而亡冥報記曰奕初與
傅仁均薛蹟同司太史仁均先死蹟昔欠仁均錢五

千未償後魯仁均索討蹟問先所欠錢當付與誰仁均曰付與溼人又問溼人者誰曰傅奕也是夕馮長命少府亦夢同焉又多見先亡者問佛經之虛實彼曰實也曰傅奕取法當受何報彼曰配越州溼人長命入殿庭告蹟蹟亦言如之時有唐臨在側蹟送錢與奕及告其夢不數日奕果暴亡或為溼犁中人也相國蕭瑀字時文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入隋晉王妃實瑀姊官右千牛嘗疾不肯呼醫自信天命嘆曰吾更餘年則後此適矣及晉王踐祚姊為后聞其言名責之以其不安小官後病損拜內史侍

蕭相
國傳

郎以直言事頗為煬帝憎隋亂瑀出為河池郡守唐高祖入關以書招之曰挈郡歸封宋公委以樞要帝不名呼為蕭郎瑀家世貴胄自武帝以來皆奉佛清修瑀及其孫勉精嚴尤甚太宗即位屢入相既而房杜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嘗乞度為僧帝許之瑀尋度不能而止事兩朝凡五入相位年七十四薨瑀性忠鯁雅薄福貴善屬文通儒柳顧輩皆高其才唐史稱之曰梁蕭氏興江左實有功在民厥終無大惡以寢微而亡故餘社及其後裔自瑀逮邁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未有也

辛丑

十五年五月戊辰帝幸宏福寺召大德道懿等五人
賜坐諭以勅寺為專一追崇穆太后言發涕零懿及
左右皆哽咽遂巡自製疏施絹二百疋自稱皇帝菩
薩戒弟子令回向羅頤謂道懿等曰頃以老子是朕
先宗故令名位在前卿等應恨恨也道懿曰陛下尊
祖宗降成式懿等蒙荷國恩安閑學道詔旨初下咸
皆懽悅詎敢有恨帝曰尊祖重親有生之大本故先
老子以別親疎之序非不留心於佛也自有國以來
未嘗勅立道觀凡有功德並歸僧舍雖往日操戈臨
陣亦未始縱威濫殺今所在戰場皆立佛寺至於太

原舊第亦以奉佛朕存心如此卿等想未諭也道懿
等遽起趨謝帝曰少坐此是朕意不迷則人不知天
時向熱寺宇未備今所施可別造經寮今衆僧寬展
行道

壬寅

十六年三歲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
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
試為我言其為人奘粗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
舜之治其王大驚東向稽首曰我當朝覲與師偕行
也奘曰出所撰制惡見論似之王欽歎曰此論一出
可謂日光既昇螢火奪明矣即以青象名馬助奘馱

經而還

癸卯

瑞石記國禎祥

○置功臣於凌烟閣

八月四日原州松昌鴻池谷忽有五石皆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大國主尚汪譚獎文仁邁千古大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為善原州奏于朝字初若不甚顯及群公擬定遂粲然明著十一月辛卯有事于南郊詔遣使以玉帛詣原州鴻池谷祭之曰嗣天子

諱祚繼鴻業君臨寓縣宿興盱食無忘於政道德齊禮愧於前脩天有成命表瑞徵符文字粲然曆數惟永既旌高廟之業又錫躬身之祚迨於皇太子治亦降貞符具紀李氏于石言仰瞻霄漢空名大造甫惟冥薄彌增寅懼敢曰大禮重薦玉帛上謝冥靈之貺以伸祗慄之誠

乙巳

十九年正月丙子法師有奘齋經像歸于京師留守房玄齡館于宏福寺以表聞帝王辰奘如東都二月已亥見于儀鸞殿帝曰師去何不相報對曰當去時表三上以誠願微淺不蒙諒許無任慕道之至乃

委
去

私行專擅之罪惟深愧懼帝曰師出家與俗殊隔能
委命求法惠利蒼生朕甚嘉焉固不煩為愧但念山
川阻遠方俗異心恠師能達也對曰奘聞乘疾風者
造天地而非遠馭龍舟者涉江海而不難自陛下握
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炎景之南
聖威震慈領之外所以戎夷君長每見翔雲之鳥自
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歛衽而敬之况玄奘圓頂方
足親承化育者耶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帝曰此
長者之言朕何敢當曰廣問雪嶺以西印度之境玉
燭和氣物產風俗八王故迹七佛遺蹤並博望之所

不傳班馬無得而載者奘既親游其地記憶無遺隨
問而對皆有條理帝大悅曰師所經一百餘國可盡
掇其山川風俗撰大唐西域記以遺後來不亦美乎
奘奉詔將罷帝謂侍臣曰昔苻堅稱道安為神器舉
國尊敬朕觀法師詞吐溫雅風節貞峻非徒不愧古
人實過之遠甚司徒長孫無忌曰誠如明詔道安雖
高行博識然弘法之功固不如法師躬趨聖域討論
衆妙究探宗極者矣時車駕將問罪高麗聞法師之
還期暫引見及對談論不覺日暮帝曰匆匆言不盡
懷欲共法師東行省方觀俗指揮之暇別更談叙可

梵本經
論凡六
百五十
七部

乎對曰玄奘遠歸無有痲疾不堪陪駕帝曰師向能
孤游絕域今此行如跬步耳尚何辭對曰陛下東征
六軍奉衛伐亂誅姦必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
無所裨助虛負道路之費且兵刃交戰佛制沙門不
得觀視惟陛下矜察帝嘉納而止奘曰奏西域所獲
梵本經論凡六百五十七部乞就嵩山少林寺為國
宣譯帝曰朕頃為穆太后勅宏福寺極為虛靜可就
彼翻譯所須並與玄齡平章奘曰進曰百姓無知見
奘遠歸妄有窺看不徒妨廢法務兼慮不測之患願
得監門官以防釁隙帝悅曰此言可謂保身之計當

為處分及罷即別有旨差官監護

丙午

二十年七月辛卯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薩藏經

門陀羅尼經顯揚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五

八卷請帝為聖教序降手勅曰省書具悉雅意注

夙標高行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

度門弘闡大猷蕩除眾罪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

佛道幽微豈能仰讚側請為序非已所聞奘重表請

曰伏奉墨敕猥垂獎諭祇奉綸言精守振越玄奘行

業空踈謬參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海無虞憑皇靈

以遠征恃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

荒實資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見成卷軸未有銓
序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苞繫表調逸咸
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切以神力無方非
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
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睭冲邈不蒙矜許撫躬累
息相顧失圖裝聞日月麗天既分輝於戶牖江河紀
地亦流潤於巖崖雲和廣樂不秘響於龔曠金玉奇
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此理重有干祈伏乞雷雨曲
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久與二曜而俱縣然則驚
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揚豈

止區區梵衆獨荷恩榮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制
許之

丁未

○作翠微宮於終南山

是歲帝得秘讖云唐三世而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遂密召太史令李淳風訪其事對曰臣據術推之其
兆已成今在陛下宮中矣逾三十年當有天下誅唐
子孫殆盡帝曰疑似者殺之何如對曰天命不可易
且真王者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無辜今既在宮
已是陛下眷屬更三十年又當衰老老則心慈雖受
終易姓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戮之即當復生

少壯嚴毒况又立讎則陛下子孫必無遺類帝善其言而止

戊申

二十二年六月帝在玉華宮召法師玄奘至乃曰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宮泉石既涼氣力稍佳然憶法師故茲相屈涉濼當大勞也奘謝曰四海黎庶依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煌灼伏聞臺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舍靈孰不舞蹈願陛下永保崇高與天地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名銜荷而來不覺為勞帝以法師德業冲博儀表絕倫欲令罷道共康庶政曰昔三五帝王靡不以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不能遍理故

帝勸奘
師罷道
為政

周憑十亂舜託五臣翼亮朝猷弼諧邦國彼盛明之
后且尔况朕寡昧而不寄衆哲哉意欲法師脫緇服
掛纁衣升鉉路以陳謀坐槐庭而論道師意何如對
曰玄奘微生伏奉明詔稱三五之君不能獨治寄諸
賢哲共而成之此陛下盛德含光謙讓之詞在理則
不尔也何哉使臣能至治桀紂栢靈之君豈無臣耶
以此而言不必由也伏惟陛下聖哲之治一人紀綱
萬事咸得其緒况撫運已來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
陛下不荒不矜不驕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
思危為善承天之所致也餘何預焉請粗陳其梗槩

陛下經緯八紘驅駕豪傑戡定禍亂崇闡雍熙聰明
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無假於人一也
敦本棄末崇儒尚德移澆風於季俗反淳政於上古
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識懷生俱沐恩波
咸遂安逸此又聖心自化無假於人二也至道旁通
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崑丘南盡炎州北窮玄塞
彫題鼻飲之俗卉服左衽之人靡不候風瞻雨稽顙
屈膝獻琛貢寶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
三也獫狁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不止三王莫能制
遂使渭河為被髮之野艷鄙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

匈奴得逞殷周已來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
力雖收枝葉根本猶存自是而後無聞良策陛下御
圖一征斯殄傾巢倒穴無復孑遺幹海燕然之域盡
入提封單于弓騎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人則虞舜
已來賢輔多矣何曰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
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煬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
伐攻城無傷半堞掠卒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
返陛下暫行提數萬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堅
城振旅凱旋俘馘三十餘萬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
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五也天地交

陳詞
嬰身
行道

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一角呈
奇白狼白狐朱鴈朱草昭章雜沓無量億千不可徧
舉皆應德而至無假於人六也明詔乃欲比喻前王
寄功十亂切為陛下不取總復須才今亦伊呂多矣
玄共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
其誠願伏乞天慈終而不奪帝大悅曰師所陳並上
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自致哉師既
欲敷揚妙道亦不固遠高志中書令褚遂良曰今四
海廓清九域寧晏皆陛下聖德實如法師之言帝笑
曰不如此玆裘豈一狐之態大厦必衆材共成何有

十七明
義擢

君能獨濟法師欲自全雅操故濫相光飾耳曰問此
譯何經對曰瑜伽師地論帝曰明何等義對曰此玆
勒大士所造明十七地義曰何謂十七地笑曰六識
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三摩
呬多地有心地無心地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
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地無餘依地是為
十七及標舉綱目陳列大義帝深愛焉遣使取論入
宮凡一百卷帝自詳覽觀其詞義宏奧非向所聞謂
侍臣曰朕觀法師新譯經論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
頃既軍國務未暇委尋今而後知宗源查曠碩儒

道九流猶汀滢之方溟渤耳曰敕有司揀秘書手寫
新譯經論各九部令宣賜九道總管展轉流布與率
土之內同稟未聞之法

司徒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奏曰佛教冲玄天人
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入伏惟陛下至道照明
輝光昱日澤霑遐界化溢中區擁護五乘建立三寶
致法師當叔桀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險以求
經履危塗而訪道見珍異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
庵摩之始說精文奧義猶金口之新開皆陛下聖德
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苦海波瀾舟航有寄况天

慈廣遠使布之九州蠢蠢黔黎俱浪妙法臣等億劫
忻逢不勝慶幸

御製聖
教序

六月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成御慶福殿百官陪位
宣法師玄奘升殿賜坐勅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序
對群臣宣讀讀霞煥錦舒極褒揚之美其辭曰蓋聞二
儀有象顯覆載以舍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
以窺天鑑地亦用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宰窮其
數然而天地之已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
處乎天地而不可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
愚不惑形潛天觀在智猶迷况乎佛道冲虛乘幽控

齊宏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
下大則弥於宇宙細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萬劫
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
知其際法流湛寂揖之莫測其原固知蠢蠢凡愚區
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
於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今形今
迹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
遵及乎晦迹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
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舍類
於三塗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

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
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泐時而隆替有玄奘
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
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
霞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
六塵而迥出負千占而無對疑心內境悲正法以陵
遲接慮玄門慨深文之訛闕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
聞截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游西域乘
危遠邁伏策孤征積雪晨飛塗閒失地驚沙夕起空
外迷天萬里山川激泪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

負政

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游西宇十有七年窮
歷異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滄風鹿苑鷲峯瞻
竒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蹟妙門精
窮奧義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騰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
雨於東垂聖教闢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曰
薰墜善以緣升升墜之端唯人所記譬夫桂生高嶺
零露方得泫其華蓮出綠波飛塵不能汚其葉非蓮

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
感善况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異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求大於是御筆
親書綴于新徑之首法師奉表謝曰六文探蹟局於
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遠惟義冊觀奧
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普歸其美恭惟陛下王毫
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利
伐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無給孤精舍盡入提封
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回振錫聊謁崑山經途

通華十一卷
十一
萬里恬天威如咫尺匪乘千葉詣雙樹如食頃揚
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遺旨並已
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下詔勅使翻譯玄奘識乖
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馮瓶之敏所譯
徑論紕舛尤多遂荷天威留神製序文超象繫之表
理括衆妙之門忽以微生親聞梵響踊躍惟喜如聞
披記無任感荷之極手勅荅曰朕才謝珽璋言慚博
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昨製序文深慚鄙拙穢翰墨
於金簡標凡礫於珠林忽得表書謬承褒諸循躬省
慮弥益厚頽善不另稱虛勞致謝

太子撰
菩薩藏
經後序

漸
將
塵

時皇太子觀聖序遂撰述聖記法師進啓奉謝帝復
覓新譯菩薩藏經愛其辭自微妙曰詔皇太子撰菩
薩藏經後序其辭曰蓋聞羲皇至曠精粹止於龜文
軒后幽通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
之源徵錄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
振薰風於八埏德洽生靈激堯波於萬代伏惟陛下
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旒而神交鷲嶺總調
御於微號匪文思之所窺極般若於綸言豈象繫之所擬
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
之軌遂使三千世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入提

封而作鎮尼蓮德水通帝里之滄池舍衛庵園接上
 林之茂苑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
 不闡所以大權御極道法流而靡窮能仁撫運拂劫
 石而無盡體均相具不可思議校羨前王焉可同年
 而語矣爰自開闡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漠
 皇精感託夢想於玄宵旨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
 同蠱酌豈達四海之涯取譬管窺寧窮七曜之奧洎
 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聖發明德被金剛之
 際恒沙國土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畢萃清臺視吼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

羽
 鰲

露普潤芽莖乘此惠雲徧霑翺走豈非皈依之勝業
 聖政之靈感者乎菩薩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
 佛脩此道已證無生菩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
 關鍵所資四無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涉正覺
 之梯航者焉貞觀年中身毒歸化越熱坡而須翔跨
 懸渡而輸琛文軌既同道路無壅法師玄奘振錫尋
 真出自玉關長驅奈苑於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
 歸而奏上降旨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心
 妙法之寶奉述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卷末
 帝自是情信日篤平章法義不輟於口與法師相得

揚英百
金磨衲

之深無時暫閒凡衣服卧具頻詔換易如家人焉
 八月丙申賜英百金磨衲并寶剝刀英奉表謝略曰
 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惠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
 降煩惱之魔佩以斷塵勞之網帝自伐遼而還氣力
 不逮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留神大教稍遂平
 復曰問欲植法門之益何所宜先英對曰眾生寢惑
 非惠莫啓惠芽抽植法為之資弘法須人即度僧為
 家帝悅

九月乙卯詔曰隋季失御天下今崩四海塗炭八埏
 鼎沸朕屬當戡亂親履兵鋒亟犯風霜宿于馬上頃

加藥餌猶未痊除比日以來方遂平復豈非福善之

致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時天下寺三千七百餘所

度僧凡一萬七千餘人

十月車駕還京師勅有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南剝弘
 法院留英居禁中晝則陪御談論夜冬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剝大慈恩寺成詔選京
 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居新寺是月丙
 辰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剝數百
 具奉安新獲梵夾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九部
 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入寺帝御

已酉

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二十三年四月帝幸翠微宮法師玄奘陪駕每談叙
 淵奧帝必接袂曰與法師相值恨晚耳未盡弘法之
 意夏五月不豫詔太尉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入
 卧内囑曰公等忠烈著在朕心昔漢武託霍光劉備
 囑諸葛亮朕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必須盡誠
 輔導永保社稷無忌等叩頭流涕帝復執太子手曰
 無忌遂良在國家事汝無憂矣是年崩于含風殿年
 五十有三

唐史贊曰甚矣至治之君不世出也禹有天下傳十

有六王而少康有中興之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八王
 而其甚盛者號稱三宗武王有天下傳三十六王而成
 康之治與宣之功其餘無所稱焉雖詩書所載有時
 關略然三代千有七百餘年傳七十餘君其卓然著
 見於後世者此六七君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唐有
 天下傳世二十其可稱者三君玄宗憲宗皆不克其
 終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
 美庶幾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至
 其牽於多愛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此中材
 庸主之所常為然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是以後

世君子之欲成人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焉

論曰君子謂立言之難其實非難特為好惡所欺耳如歐陽文忠公作太宗本紀贊雖筆高語奇傑出諸史至貶太宗復立浮圖好大喜功勤兵於遠類中材庸主所為而不取予謂文忠責備之深而為好惡所欺也方貞觀之世天下昆蟲草木咸被其澤至於日月霜露所至之國皆款關而脩職貢獨高麗莫離支叛逆阻命太宗身任千載道德英雄之主其肯坐視之留為子孫憂而不少假經略乎蓋其威德之盛其勢之必然非好大喜功之謂

也昔黃帝平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後克太宗舉偏師而陰山平臨駐蹕而高麗服然黃帝高宗經孔子而未嘗少貶文忠特以為太宗之疵庸詎非責備之過與以太宗威德大業如此猶曲貶之將恐後之君子懷免貶之難而無意於功名也文忠徒欲高尚其事而不知此亦自蹈好大之失矣至於復立浮圖乃所以和順道德而齊天地鬼神之心以開濟天下後世之人為無窮之益也文忠以為不當則是太宗暗於取舍矣使太宗果暗於此則當時房杜王魏之流亦曰

循尸祿而暗於取舍者耶或曰文忠慕韓愈為人故不得不尔嗚呼文忠何忍哉慕人毀佛而兼棄太宗之道德是不為好惡所欺耶孔子立名教者也老氏則非毀之及孔子刪禮則曰吾聞諸老聃云然孔子亦以人而廢言乎亦若世情之好惡耶况真佛也者耶聖凡本有之體毀之乃所以自毀之也詎傷於真佛哉嘗聞文忠一昔夢為勇士數輩攝至太宗之庭太宗怒而責曰吾文武勲烈如此不能逃子之貶何也文忠震懼而寤後欲追改之而業已進書頒行矣遂不克改嘗慨然曰平懷

最難此殆非偶然而云耳

比丘清書

佛祖應代通載卷第十一

粉味... 通車十一卷

山有... 通車十一卷

... 通車十一卷



